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



少微家孰燕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六

梁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



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仕齊為大司馬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壬午天監元年進太司馬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太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

爵為王。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即白帝位

甲申三年魏習營繕國學時魏平帝日以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

漢數百川舉茂異郡首孝廉每年逾眾。十月上大舉伐魏

丙戌五年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己丑八年十一月魏主專尚釋氏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

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乙未十四年正月魏王殂太子詡即皇帝位宣武長子詡

明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君門下挾宿衛遂重朝政。初魏

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

之美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丈上

刊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鐺聲聞十里僧房中間珠玉錦繡

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丁酉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宜道宜皆

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譁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

竟不從

己亥十八年魏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

不問士之賢愚專以俸斛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

陽令薛收瑄六上書言魏元之命係於長古君以選曹唯

梁代也

梁代也

魏秦傳

魏六典  
塔廟

宋書下

魏書下

取年勞不稱賢否。義以行馮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  
矣。數人而用。何謂銜衡書奏不報。其後嘔吐等繼。其為吏  
部尚書。利其使已踵而行之規。之選舉。夫入自見始也。

致棠嘗見曰。聖帝明主。代天理物。吳急於求賢才。而任  
使之。今夫抱關者。必以時擊指者。晨夕必有節。為  
委市而會計不當。則蓄積。闕焉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  
朝牧。闕焉是皆小。涉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  
里而為縣。縣有令。環千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  
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行諸事。格夫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  
問其才。專以俸解。口月為斷。其為蠹。政害民。不既多乎。  
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頃輔亦衆矣。而  
竟不能易。改其以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為力若。不  
勞。故後世守之。而勿失。不知天下之人。被其害。有深矣。  
吁。可嘆哉。

丙午。晉通七年。九月。魏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  
稅。百姓嗟怨。

戊申。天通二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  
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是時討虜大都督爾  
朱榮。兵執彊盛。魏朝憚之高歡。往歸榮。榮曰。但言爾意。歡  
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雅  
武。京時。奮於勳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  
肅宗亦惡。鄭嚴徐純。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  
向谷。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

魏爾朱  
朱取

止之備紘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酈帝其友二月癸丑帝

暴烈太后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釗始生三歲爾

朱榮聞之與元天穆議以鼓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

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

駕迎敬宗於河橋謂子攸也文之孫即帝也魏北海王顥

來奔帝以顥為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巴酉中大通元年顥與陳慶之進拔榮城即帝位於睢陽

城南五月顥克梁國引兵西拔榮陽魏主出避顥入

洛陽宮改元建武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鉅縣至洛陽取

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爾朱榮聞魏主北出馳傳

見魏主於長安行且部分即日南還榮為前驅與爾朱兆

賀拔勝等進擊顥顥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帥衆東

還所得諸城復降於魏顥至臨潁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

陽。九月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庚戌二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

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

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

既外逼於榮恒怏怏不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是夜

爾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十月汾州刺史

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

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

十二月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天河

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

騎叩宮門宿衛乃覺謂兆也已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

執帝鎖於永寧寺樓遷於晉陽殺之。初葛榮部衆流

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

朱武帝

爾朱兆 反 爾朱榮 誅 爾朱

奉佛

魏高歡

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於梁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

辛亥三年二月魏爾朱世隆以長廣王之命禪位於廣陵

王是為節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以兆弑敬宗也

壬子四年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

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戊子

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孝非祿廣平節閔帝於門下省

癸丑五年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苛其狀貌曰此兒視

瞻非帝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

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止憚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備國

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

舉宇文泰岳表用之

甲寅六年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上曰高歡之心昭然

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

舊京何慮弗克帝深然之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泰備儀衛

迎帝詣見於東陽驛帝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

政咸取決焉。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集百官耆老立清

河出子善見為帝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遷都鄴世號東

此。魏孝武帝復與泰有隙十二月帝飲酒遇醉而殂泰

乃奉太宰荀勗王寶炬而立之

乙卯大同元年正月朔魏文帝即位諱寶炬孝進丞相泰

梁武帝

梁武帝

宇文泰

魏高歡

魏高歡

為父安公○東魏封丞相勳之子洋為太原公

丙辰三年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

臺督諸將入寇十月景進軍淮上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轎重走

已丑十一年賀琛啓陳四事言奢後賦役之弊上切責之

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京隸園

基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

手為皴裂尚反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

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以蒿反或遇事繁力制反日移中則漱口

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衣二年後宮貴妃

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

未嘗作樂雖居時室相星衣冠小坐盛夏未嘗褰袒上去反

下下對內豎小臣如偶大寶然優假士人大過牧守多侵

濫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

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多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上既尚

文雅疎減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發吏招權

弄法負貽成市狂溢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幸

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語或以謀反

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

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據捕

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丙寅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首講三垂經

具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

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丁卯大清元年正月東魏獻武王高歡卒歡生深密終日

嚴然人不能測撥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前

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侯景素輕高

為人

上疎簡  
刑法

起浮圖

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又遣

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

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

今欲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此景則寒我清機會難得

豈且膠柱鼓瑟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

忽受景此詎是事宜悅致紛紛恚之何及朱異揣知上意

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

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

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東魏高澄入朝于魏○東魏肅帝美谷儀贊力過人射

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

於深忌之帝誅誅逆事覺澄出帝於含章堂○東魏使軍

同在河作使移梁朝曰侯景自生猜貳杜瑋遠託關隴依憑

為端主定君臣之分為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

難者公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劫得容容時堪

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弭言

戊辰二年侯景與東魏戰敗自求敗削上以景兵新破未

恐後景即上表為南豫州於爾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

性不移入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爵如翼之

遇歡皆士未乾即還反噬死關兩字文不容故復投身

於我棄卻國如脫屣皆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

淮之純臣乎上不能用○二月東魏大將軍登道書復承

通好上與朝臣議之朱異張綽等皆曰蚌蚌靜寇息民和

實為使司農傳吸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

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臣等

魏書

東魏書

東魏書

侯景

魏書



景景

景景

景景

景景

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其言景果為反計德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戕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法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敢實思自効願王允副正德大喜曰機事任選令其時矣景反於壽陽上以臨晉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天船數十艘詐捕賊盜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米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問里士大大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皇帝位

己巳二年正月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上聞城已陷數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大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猶額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誇較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寧今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情豈非天威難犯吾不亦以辭見之其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殞年八十六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六月臨賀王正德逃依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拍塵部分入討羣賊斬而禱之洋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敗之○十二月如興太守陳霸光結郡中豪傑謀討景景即入侯安都張德等相與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道使問道諸江陵受湘東王緝節度

梁武帝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諱綱武帝第三子帝幼而侯景奉之即位後為景所廢

位太子

庚午大寶元年東魏進大原公高洋任丞相齊郡王下詔  
禪位於齊王王即皇帝位○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

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大寶四年丙午繹下令大率討侯

景移檄遠近○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

字素

魏丞相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相庸調一切蠲之

為府兵

以農隙講閱戰陣○高糧然六家世之合為百府每府一

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辛未二年三月魏文帝祖大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為

梁相國建梁臺初百揆承制○九月侯景逼帝禪位於穆

位

章王尋弒之○王僧辯等聞大宗殂啟湘東王繹請上尊

號○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

大始封棟為淮陰王

世祖孝元皇帝

在位三年

壽四十六

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為荆湘刺史侯

景陷臺城乃起兵討景尋即帝位後為魏所廢

位

壬申承聖元年湘東王繹與王僧辯陳霸先等東擊侯景

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追及斬之○己丑僧辯等上表

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懸陽

短狐未全革向大平王燭尔乃議之益州刺史武陵王紀

頗有武畧聞侯景陷臺城四月即皇帝位○十一月湘東

帝即位

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

癸酉二年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諱

○魏大師泰發魏主立其弟齊王鄭又帝第四子○帝好玄

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

梁簡文帝元皇帝

五萬入寇梁王營師聚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曰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  
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帝循城猶口占為詩暉臣亦有和  
者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各將西門納魏師帝白馬素衣出降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  
起以除昏主而承大業及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  
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繼屬而歸之戎車比征至於洛陽  
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  
寬惠之君矣然以方東之主為桑門之行亟身傾國  
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可雨之  
巢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雨鞠  
為荆棘其智未足拯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  
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  
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雖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  
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  
是以雖剪免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虜豈特  
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立梁王營為梁王資以荆州之地是為後梁梁昭明太子  
敬皇帝 在位二年一壽十六

諱方智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元帝為魏人  
所害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為梁王承制于建鄴

乙亥紹泰元年正月梁王營即皇帝位於江陵上疏於魏  
則紆臣奉其正朔○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  
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  
西大將軍○齊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甚負荷真  
陽侯淵明少年以幼堪保金陵以為梁年納於彼國癸卯

帝即位

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真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乃舉兵襲僧辯執而殺之真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郢冬十一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魏建六官

丙子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奇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效三代而為之內子世宗即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

魏學

以岐陽之地封世宗為周公魏字又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蕞陵中夏焉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司豫選蘇連關關中勢浦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乘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龍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日滋月益上

梁敬帝

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  
之而起吳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河后幼主流於回紇公  
卿百官血濡馬足雖若壯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孝武罪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  
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  
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域禍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  
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少微家點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一

陳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七

詳勳先陳氏是祖父梁太平二年封陳壽受梁禪

丁丑永安元年正月周公即天王位字文素中興初入家

周公尋建國八月進丞相勳先為相國惣百揆

封陳公周晉公護弒閔帝寧都公毓即天王位字陵帝

是為世宗十月進陳公勳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於陳

陳王即皇帝位

戊寅六年正月周大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為機軍旅

之事護猶惣之

巴卯三年上廼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實綱

臨川王禧即皇帝位八月周公始稱皇帝改元武成

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十月殂太子殷即位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五

諱清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封臨川

王永安三年六月武帝殂太后以遺詔令王繼統

庚辰天嘉元年四月周世宗殂武帝即位八月太皇太后

后下令廢齊王為齊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太

統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諱文宣世宗弟也

辛巳二年十月齊肅宗殂世祖即皇帝位

壬午三年後梁主殂太子歸即皇帝位

甲申五年齊主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世祖之子

丙戌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上殂太子即位

臨海王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 壽十九

諱伯宗帝長子天康元年即位後為安成王襲廢之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

于光元元年國政肅歸於安成王頊  
戊子二年安成王頊廢帝為居海上

高宗宣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五十二

諱頊字昭烈王第二子也封安成王受遺  
詔輔政光大二年十一月廢少帝而自立

己丑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

辛卯二年周楊素少多利動有大志不拘小節帝命素為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壬辰四年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  
決策請行壬午分命諸軍以明徽都督征討諸軍事統數  
十萬伐齊

癸巳五年十月吳明徽攻壽陽堰肥水以舊城齊行臺右

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法攜不敢前明徽乃躬擐甲冒  
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  
景和北遁齊穆提波韓長鸞聞壽陽陷挫期不輟曰本是  
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波等曰假使國家  
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帝即大喜十二月  
州刺史田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  
吳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乙未七年十月周下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受相音偉來  
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利照當王天下

丙申八年九月周主謂羣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  
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主自將伐  
齊克晉州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主甚壯齊  
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師追齊師齊主入晉陽憂懼

不知所之齊降者相繼齊王還鄴并州將帥請安德王延宗即皇帝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乃走至城北周人擒之癸酉周師敗鄴

周書

周師奮擊入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

歷年圖曰神武以烏川之畧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熱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恃後無禮終傾身於奴隸文宣淫恣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弟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求惜哉武成驕淫奢縱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謔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戊戌十年上聞周人滅齊徐充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圍周彭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二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五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宣帝長子宣帝始立即淫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周書

己亥十一年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高祖大赦改元大業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翦大無所顧憚徐公揚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庚子十二年周天元昏暴恣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幼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開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帝殂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奉宣



帝奇點之政更爲寬大刪繁舊律作刑制奏而行之  
罪後節儉中以悅之○十二月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  
百揆進爵爲王

隋周

辛丑十三年二月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奉皇帝璽綬  
禪位於隋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以渡散之兵撫  
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軸魏  
室雖以高氏之疆不能陵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其  
不選賢平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疆臣恭默端拱十有  
餘年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君撥趙振橋  
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  
夏齊之嶮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聞縛其君臣致之  
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  
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  
結紲于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隋南

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三月隋以賀若弼爲吳州總  
管鎮廣陵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王有引吞江南  
之志問新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謀  
弼嘗言○隋高頴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  
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壬寅十四年春正月上死太子即皇帝位

長城公史曰後主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諱叔寶高宗長子也 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後爲隋滅之

乙巳至德二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  
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製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  
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陳信業

高宗  
取之臣

隋書  
卷

高宗  
取之臣

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且競一韻之奇字二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尽是風雲之狀世  
俗以此相高朝廷擢拔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  
篤於是閭閻童昏貴遊怨非姑也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  
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梁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  
也公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對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講所  
奏頒示四方○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  
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體備極華麗帶懸梯欄檻  
皆以沈檀為之戶指前各閣此謂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  
珠簾內有宝牀宝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徵風潮  
至香聞數里其中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  
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宰士與御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  
其尤豔麗者被以新声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八分部送  
進其曲有玉柱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  
色君臣酣歌自夕待旦以此為常

丙午三年梁主頊諱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  
之太子琮嗣位○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  
粟麥省富為差儲之富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  
倉隋主從之

戊申禎明元年八月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王琮柱  
臣賜爵宮公後梁柱總三十一○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

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  
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  
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  
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六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產犀  
象牙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効密遣行人因風縱火持

陳長城公

冠

冠

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足隋主用其策  
 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勳桂仲方等弟獻平江  
 南之策隋主謂高勳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  
 拯之乎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秦主俊清河公楊素皆為  
 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東據滄海  
 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十二月隋軍臨江高  
 勳謂薛道衡曰公茲大率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  
 聞荆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今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  
 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室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  
 寄在彼以江擡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  
 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執  
 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頽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帝從容謂侍臣  
 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  
 道衡曰長江天堑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  
 乎帝曰然則何為者道衡曰臣聞天有日月地有山河一  
 國之內猶若山河之不可入也今齊兵三來周師再米無不  
 摧敗彼何為者道衡曰臣聞天有日月地有山河一國之內  
 猶若山河之不可入也今齊兵三來周師再米無不摧敗彼  
 何為者道衡曰臣聞天有日月地有山河一國之內猶若山  
 河之不可入也今齊兵三來周師再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  
 邪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在位二十四年 壽六十四

諱堅姓楊氏華陰人漢大尉震十四代孫父忠事周  
文廢太子戰功官至大傅附國公諡封事周武帝以  
女為太子妃太子立是為宣帝宣帝崩靜帝立取以

元舅輔政

附帝非聖女所生

靜帝幼國權歸聖進爵隋王受

周祚建元開皇陳入建十三年也至九年滅陳遂為正統

滅陳

己酉開皇九年陳主下詔曰大羊陵嶺侵竊如蝥蟥有  
毒宜時掃定蠶以蕭摩訶樊毅管廣達並為都督於是  
智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城望風盡大  
任忠帥數騎迎擊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建遷自投于  
井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歷年圖曰武帝与王僧下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  
間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  
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上逢周仁興而喪既嘗非不  
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  
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越  
之納身符井不亦宜乎

帝以明

庚戌十年上性猜忌不悅李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  
自矜明察燭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  
又患令史贓汙移使人以錢帛道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  
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  
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官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江表自東晉已采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兵門平陳之後  
牧民者尽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與長幼悉誦之士

蘇威

隋文帝一

民嗟然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陳之  
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濃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行軍  
總管討之江南大定素乃班師

乙卯十五年三月仁壽宮成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  
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

丁巳十七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  
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憂起早宿天下慄慄  
有數人劫執半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來耳

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体国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  
而不為我以聞吾更求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庚申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初帝之克  
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  
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

亂其子女齡亦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  
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玄齡与杜如晦皆与選吏部侍郎高孝基相知人見玄齡  
高孝基 奇 款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即者田其目必為器恨不見

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  
以子孫託之○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二等七十餘  
人詣京師行至榮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德接卒  
与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  
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與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  
召流人攜有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隋文帝 癸亥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其眾累數不  
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社廬足以庇風

不通不仕

兩薄田足以具養粥上請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什也或請通於素曰彼矣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囚也耻嫉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囚去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帝崩

甲子四年正月帝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尚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隨令銷用自非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用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煬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九

謹履高祖第一子封晉王太子勇廢以王為太子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太子即位後為宇文化及弒之

大興宮

乙丑大業元年勅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泉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斲力東京官吏督設嚴急役丁死者

隋文帝

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  
萊諸山高出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  
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  
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  
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  
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  
報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  
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  
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餘里舳  
舻照曜川陸騎兵羽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  
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  
厭射發之際多棄埋之

幸江都

丙寅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  
里穿二十窖反效○十一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  
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築長城

嘉馬北

丁卯二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馬  
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  
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  
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  
韓稽顙至上層層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  
各有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  
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  
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自是

中國  
以事西  
域

隋文帝

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戊辰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瞻無可意者雖未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靡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

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己巳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二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隋氏之盛

庚午六年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揚諒不肖師出無功常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

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累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如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

伐高麗

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往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鄉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人爭附之

壬申八年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度遼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

諸軍敗還

巨萬計夫亡湯盡

癸酉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

楊素子

以李密為謀王引兵向

楊玄感反

隋煬帝一



李淵得人心

洛陽帝遣宇文述屈突通討之玄感兵敗死。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相聚為盜爾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帝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二郡兵皆受徵發淵御最寬簡人多附之。

再伐高麗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亂所繼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之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胡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李世民迎書

乙亥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東與急攻鴈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志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

指孔雀為鸞

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君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書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真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

羅讓起

丙子十二年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十月韋城羅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李密等皆從之。○

虞世基不以盜聞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賊求救者世基輒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

隋煬帝

恭皇帝

在位二年 壽十五

諱侑煬帝孫太子昭之子月代王煬帝巡幸命  
王守長安李淵起兵王命諸將禦之皆敗淵克  
長安奉王即位後禪位于唐降封為鄭國公

李密

丁丑義寧元年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  
附之。二月馬邑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  
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  
粟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  
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  
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為正  
號為魏公。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蓋有隴西之地。  
李密移檄郡縣數煬帝上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內史舍人封德

拜

拜許附虞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詔  
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拜所為也。

李密

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  
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願身下士散財  
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静同宿見城上  
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静笑曰  
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静見李山民而異之

劉文静

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  
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異之曰龍  
鳳之姿安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

文静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  
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

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

隋恭帝

劉文靜  
與世民  
圖本

李世民  
談李淵  
起兵

李淵起  
兵

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使而用之取天下如反  
掌耳大京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曰令數年如其豪傑一  
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  
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  
民乘間弄人說淵曰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內皆  
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  
苦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  
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  
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忘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  
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  
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  
事覺非誅為此急計耳寂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  
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于  
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  
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  
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  
以益兵勢淵從之

范祖禹唐鑑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  
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  
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  
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  
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  
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  
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也太宗恐高祖不之從恨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  
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乎則亦無所不至矣  
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西河

李嗣之

以元吉

以元吉

魏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  
檄郡縣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丞高  
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  
野鳥為鸞以欺人王取高官吾與義兵止為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臺與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  
大悅建成等引兵還平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  
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  
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秋七月淵以子元  
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二萬發晉陽立軍  
門並置衆并殺懷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向史那  
大奈亦帥其衆以從代王術遣宋老生帥精兵一萬屯霍  
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  
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王使祖君元復書曰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羊於牧野  
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  
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  
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  
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志西征俟關中平定披險  
養威徐觀蚌鵲之執蚌鵲即項反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  
使温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亦子而  
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拔鱗附翼唯弟早  
膺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孺則見答復封於唐斯禁足  
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開禽汾

晉左右尚灑安輯監津之會孟津即木暇下期密得書具

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夫自是信使往來

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刘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

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

還救根本更圖後幸世民曰今未救被野何憂乏糧老生

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然翁粟未遑遠望武周與突厥外

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

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

敵遽已班師然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

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從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

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

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

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世民乃去建成分道夜追

左軍復還太原連糧亦至八月雨霽淵命軍中蘇籍伏

木行裝趣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率指麾若

將圍城之狀且諾之上率老生怒引兵三万分道而出大

敗老生下馬投軔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李淵欲引

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滿堅城吾

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

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情通為援通敗長

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扼歸附

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

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城之下彼得成謀修

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虛耳不足

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諸縣

世民不  
肯西

世民斬  
宋老生  
奔霍邑

世民勸  
關先入

娘子軍

李州元

氏之三

李州進

統論  
士

遣使請降。州帥諸軍濟河關。士民歸之者如市。士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山民以其後以隴陰屬。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出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詣曰：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三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德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遷尊煬帝為太上皇。以淵為黃龍郡太守，外諸軍事進封唐王。已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自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羣臣矯命，徵幸得之。然明敏博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收江南三百年之困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羣，鞞鞞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謹得，林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誑，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廢武之為人窮，後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竊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遊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三帝三十八年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八



